高山夜徒，一场向新春的奔赴

□方兰

一

走！夜徒牛背山！参加2025新年登高，登牛背之巅，迎新年曙光，让我们新的一年平安喜乐，步步高升，顺风顺水，扶摇直上。看到这样的线路宣传，我心一下子就嘀溜开了：

夜徒？从没去过，是不是该趁新年“体检”下自己的意志体能？

牛背山，海拔3666米，被誉为“亚洲最大的360度醉美雪山观景平台”和“绝佳摄影胜地”，那可是每个驴友和摄影发烧友的梦中情地。

新年登高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新年庆祝的重要活动，祈福纳祥，寓意美好，象征更上一层楼。“高者远，远者广”，登高能祛除低处的污气浊气，远眺能开阔视野提升心境。从健康方面来看，吸天地之气，与自然相拥，突破自己的运动舒适区，让锻炼的步子在凛冽的夜风中迈向新的高度。

夜徒牛背山过年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酸爽麻辣，更有盐有味的仪式感呢？

零点的牛背山游客中心，天气冷飕飕，人群热烘烘。领队帮我们领取了夜徒物资，每人一份面包牛奶以及一次性的救生毛毯和冰爪等，让我们休整蓄电。等到凌晨2点30分，各地“掌门”开始集合点名，整装待发。

这景象哪是隆冬的夜半，悦山长廊外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，全副武装的山友们手持镜头或旗子，嘤嘤嗡嗡，像即将出征的大部队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冲锋。听说这次新年夜徒各地户外加起来有一千余人卷来“围攻光明顶”，这里面还不算自驾的。

我的心忽然紧张起来，蹦蹦地，像马上要进入一个未经彩排的考场。排队等待中，看着人群上空忽闪忽闪红灯绿灯忙碌不停的无人机，身处这彩旗招展，歌声喧天的夜半三更：“天下相亲又相爱，动身千里外心自成一脉，今夜万家灯火时，或许隔窗望梦中佳境在……”

紧张的心渐渐放下来了，被同化，被感动。心想，就冲这阵仗，这各地陌生人共同奔赴春天的大团圆，新年的存在感我已拿到。

二

我们预留给大家的时间是充裕的，只要身体能坚持一般来说都可以登顶的，所以不要慌，慢慢爬。

尽管有工作人员和各地掌门声声“慢”的叮嘱，专供徒步的山门一开，就像赛场上的发令枪响了，还是有克制不住激动的山友，誓要赢在起跑线上，能挤两人的山道就绝不让一个人单挑。

一路向上，身前身后的头灯晃动温暖、明亮，漆黑的山野被人和光照得没了夜晚和孤单，山不再寂静，大家叽叽喳喳气氛热烈，寒冷被驱得杳无踪影。

因为怕冷，我带得多穿得厚，把自己裹得像个多肉。走走歇歇的登顶过程，感觉自己再现了邓丽君老歌《回娘家》里的尴尬：一手拿着(手)机，一手拄着(登山)杖，背上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，跟自己脑袋持平的大包。

实际上，从出发到回家，包里的羽绒服压根没动过，连身上的冲锋衣内胆也在徒步不久即被我卸了。还是群里的老驴有经验：保持微微的冷感徒步，三层穿衣法即可。

要不怎么说生命在于运动呢。天气再怎么冷，只要你在走，身体自然就会产生抗寒的热量。其实人生途中，何尝不是如此。

夜徒登山的人中，最小的有不到10岁的，老的有70多岁的，不过还是年轻的宝子们居多。小的来登山我不意外，家里孩子就曾在五岁时全程徒步登顶峨眉山。因为小的身体里长的全是劲，所以只要能够坚持，不需要什么技巧也无需多大的韧性就能登顶，放到人生长途中，这与年轻本身就是资本是一个道理。因为，山，就是为他们备的。

不过，我比较看好年长者的登山，在“人过半百万事休”的年纪，在缺氧负压的高山攀登上，他们对艰苦环境的忍耐力，经受考验的承受力，面对荣辱的平常心，以及对体能调配的节奏等都比年轻者科学、丰富。

说得极是。我牢记领队分享的登山经验，在高海拔的地方夜徒要切记，避免一开始就像短跑般冲刺，那样做有危险，多半还会因力竭而退出。

三

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身体感受上，专注看路，不疾不徐地走，并随时关注自己的各个零件状态，尤其是肺的运动与张合。

“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记今朝……”前方有《沧海一声笑》的女高音响起。我心一振，夜半的高山上，歌声自带能量，尤其是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，黄征羽泉的《奔跑》等等，将五脏六腑都唤醒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紧赶慢赶超车撵了上去。结果不是谁在放歌，而是一个美女领队在“现场直播”，带着手麦，头上、背包、腰上挂着好几个小巧漂亮的卡通彩灯。

在体力精力消耗较大的高山夜徒下，减少多余的动作是必要的，甚至张嘴说话都会卸掉人的力量，而她居然一路在唱歌！她的歌声嘹亮、自信，不管是高唱还是低吟，夜空中的热情与力量如她身上的灯，照人夜路，牵人心神。

有这样的歌声加持，我的脚步变得轻盈，似乎它也唱起了《一千零一个愿望》“没有到不了的地方”。

如果只为了到牛背山看日出云海，可以坐车或自驾。而走夜徒线的我们，更愿意体验逐日追光的慢过程。

无人机的镜头里，天上是星空，地上是银河——在山道上盘旋的夜徒者就是一条发光的、流淌的“银河”。里面有自由有挑战，也有惊喜与惊险。

到了著名的乾坤岭，青云道攀登点，头灯相继闪烁，大家或打尖填充胃，或重整装备，因为即将攀爬覆盖着厚冰雪的石子路和又高又远的栈道了。

无休无止无尽头的木栈道啊！

幸好是晚上徒，眼不见心不愁。

就这么爬啊爬。

栈道孤零零地挂在山壁上，雪风呼啸，没有避风处，脚下除了嘎吱嘎吱响的冰雪，梯上除了呜呜叫的风雪，只剩光溜溜、黑黢黢的夜。风携着雪呼呼地扑着脸，四处找着空，从衣服的下摆钻进来，灌满了风的冲锋衣像气囊一样被撑得鼓鼓的。不知道零下几度，只奇怪身上不咋有感觉，穿着厚鞋厚羊毛袜的脚反而冻得像赤脚踩在冰上似的？而且越走越慢，拄着登山杖腿像灌了铅一样，上几步就得倚靠栈道栏杆栽一下瞌睡。有的人走饿了坐在阶沿上机械地补充食物，自己却并无饿感，倒是越走越困越迷糊。脚也不痛，倒是背包越来越沉，肩膀越来越痛，痛得几乎爬不动。

卸下包摸出茶杯喝了一口水，缓解一下。整个晚上只喝了一口茶，贴了一回暖脚宝，却扔了四次包瘫了两次。记忆中听到的只有哇哇的风叫，看到的只有栏杆和登山杖，想到的只有光明顶上的日出，能做的只有艰难地扯起背包继续负重前行。

四

不知道遇到那两个年轻人时是凌晨几点，只知道那时还跋涉在转不完的木栈道上，天还是漆黑的，雪还在飘，风还在凌厉地吼。

我看到有人吐了，有人走不动了，有人说话带着哭腔了。

我除了头有点晕，还发困，晕晕乎乎的，走着都能睡着的困，好像没什么感觉了。我垂着脑袋双眼半眯半闭，手扒住栏杆，走啊走。

突然碰到两人，睁眼细瞅，瞌睡一下就没了。一个年轻女孩佝腰靠在栏杆旁，呼吸困难，表情痛苦，张着嘴正在急促地喘息，呼哧呼哧的声音像高速运转的鼓风机，在凛冽的风声里也听得分外清楚……我太熟悉这种声音了！自己就曾在一次登山中遭遇过这样的险情，幸好当时有经验丰富的领队压队并发现了。而此刻她身旁的男友估计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急得一手扶着女友一手不停地抚她的胸口。

快！掐她的虎口！我完全清醒了，一边吩咐男生用力压，一边快速从前兜摸出给自己备用的葡萄糖，扭开送到女生嘴边：“快喝下。”

因处理及时方法得当，女孩缓了过来，呼吸开始正常。男孩连声谢谢。寒夜的山风依然不停，吹得女孩长发乱飞，我这才发现，这女孩居然没戴帽子和围巾！天，还得了。听我这一提醒，男孩手忙脚乱赶紧卸下包找御寒衣物。

望望山头，我对他们说，这里应该离山顶不太远了，你们不要歇太久，容易失温，慢慢走就行。记得哈，走走停停，安全第一。

我忽然想到胡歌出演的一部电影《走走停停》，其实登山就像人生，途中有挫折有阻碍有惶恐，走走停停没什么，落后一些也无妨，只要在行动，在向前走，人生路就没白走。

风减弱了，黎明的彻骨寒冷在渐渐消退。回头，看见已恢复生机的两个年轻人正在一步步往上登，我乏力的双腿有如神助，开始变得轻快。这还没到光明顶呢，可心里已蓄满喜悦与充实。

极目贡嘎山雪峰，已有隐隐的红色在洇出。

早上7点05分，终于登顶了！

迎着那渐渐氤氲开的红，我往观景台走着，忽然间霞光四射，我停下，一动不动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任由新年的光明与温暖将自己罩住。

“世界赠与我拥有，也赠与我回敬……”王菲的天籁之音《世界赠与我的》在心中漫开。此刻，世界所赠与我的，我都予以深情回敬。回敬这个风雪之冬，感谢它赠与我坚韧；回敬新春的朝阳，感谢它赠与我新年第一缕福光与喜乐。

过年赶村去

□朱晓梅

过年，赶村是一种新时尚。赶村哪里去？未来三美村庄，乌木镇广子村。

抬眼望去，沥青路绕村蜿蜒。你慢慢走，和着人流。路那样踏实，村庄那样红火。红灯笼、红对联，红了乡村的岁月。房屋有了怀旧故事的精美墙绘，打卡人就有迷恋地。“梦回80”，那个时代的电话、电视、马灯，在墙壁上牵引着你的脚步。墙上有了画，村庄的色彩丰富起来，它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连接成线，将生活演绎成美好的童话。一条小巷，两侧的墙面全是画，墙面静止却又灵动，浮华世界突然安静下来。手指摩挲上去，坚硬又柔软。对面一对情侣牵手而来，温馨得巷子都柔软了三分。突然想起《西米巷》，又想起戴望舒的《雨巷》。过去城市巷子多，有唱不完的悲欢离合。农村一般敞亮，山歌横陈于山野之上，很少有巷子人家。广子村有了巷子，也就有了流淌的爱情。你可以从热闹走进宁静，又可以从宁静复到热闹。这巷子不长，走出去，又是朗朗日光。屋前坝上，有砍南瓜喂鸡的农人，也有眯眼晒太阳的老太婆，穿着暗红的棉袄，这是那个被许多摄影家拍摄过的笑得开怀的老人吗？

金黄的银杏树矗立路旁，五色格桑花缀于绿草间。一片荷田，枯叶残梗，碎影在水里与云与树纠缠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农人不会留得残荷听雨声，他们听的是节气的脚步，留的是来年的希望。百岛湖畔离这并不远，我幺姑年轻就爱去湖畔挖藕。年年挖，挖不尽。那藕又细又长，像她的人生，瘦弱而七疮八孔，却丝丝绵长。她生了女儿受到姑父的打骂，父亲和叔叔跑到她家给撑腰，姑父保证好好待她，没过几天又故态萌发。我还记得她大着肚子躲在爷爷家被抓回去时的凄厉呼号，听说打下一对成形的男胎。过了好几年，她咬牙生了二胎，个中故事复杂，最后抱回家的是女娃。小女儿高挑白净，比姐姐高出好大一截，美了八九分。好在，女儿孝顺，今年春节给她办了整十寿宴，她穿着土得掉渣的大红棉袄，满脸喜气。大女儿接她家住养老已好些年，老家的房屋颓败了，表妹说要回去修屋，修成广子村这样的房屋。荷田对面有七八座房屋，白墙黑瓦；后面的绿坡，“波浪起伏”，俨然江南山水画。以后，会有更多的村庄变成广子村，会有更多的村庄抚慰我们荒芜的心灵。

有水的村庄是幸福的。那张明媚的“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”的广告牌下鲜花怒放，这是广子村的宣言。广子村有河，潺潺绕村。文友蒋小林是广子村人，吹嘘河流与桥的故事头头是道，能扯到修炼上天的神龙上去。据说河上有巨大广子石，宽一米，长六米，再大的水也漫不上去。河上有一桥，名曰“回龙桥”，也是他移花接木推荐于书记的。我们在桥上漫步，望河水、冬水田、菜地，也望兴奋地跑来跳去的孩童、如龟样整齐排列在停车场的车辆。抖音里有人抱怨到广子村两里路走了一个小时，有回复很中国：过年哪里不堵？那日在拥挤的路上听人打电话“走路都要排队”，不禁莞尔。中国的年，因为人，有了生气。广子村也有摊，你要买土特产，这里的够味。少年的我如那些孩子一样奔跑，向着那滑梯、跷跷板，向着那糖葫芦、棉花糖，而今我已学会放慢脚步，时光的印痕就更深一些。河流圈着水田，水田里有龙虾，虾稻综合种养声名远扬。广子村的盛誉，很大程度要感谢小龙虾，龙虾产业已然成了村庄的“龙头”企业。竹城大儒做《龙虾赋》云：“君不见，百虾宴美味佳肴，无穷香辣飨食客。”你可做一回饕餮，绝无人笑话。

村里也有火锅、咖啡、农家宴，土洋你来选。想听拂晓鸡鸣，民宿大开怀抱。如果不怕山路曲折，再邀车上山去看“竹海之眼”。新年四川农民工春晚，两个分会场，其一是广子村。有了这张闪亮的名片，广子村红得震天响。

午后的阳光很静，还有车辆前仆后继而来。有人走马观花逛了一圈，没发现想象中的奇幻，有点失望。我来过这里许多次，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体验。就像走东湖，走了那么多回，也不曾厌倦。年节下的村庄人更多，比平时更添了烟火，因为有千里之外的游子，带回来思念和问候。我也好想在这里有一块田，种完太阳就冬眠。

我家门前的路

□王永明

S101线穿越鹰背镇蒙学堂村大板桥 熊海山 摄

蛇年春节，回家乡过年，柏油路已铺到了我老家门前。

于我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。第一次实现从达州小区家门口，到万源鹰背老家门口，柏油路一站式直达！

我的家乡鹰背，是万源市最偏远的一个乡镇，距离城区近120公里。

这条路，是万源市境内的S101线，新改建的鹰背镇境内至河口镇路段，年前的腊月底才竣工。在莽莽大山中，仿佛一条黑色的绸缎在飘舞，又恰似一条巨蟒在山间盘绕……

在回家路上，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飞驰，把我的思绪也拉回到了久远的故乡，拉回到了家门前的那条路上。

小时候，我家门前的路，是一条弯弯窄窄的田埂。

我的老家最初在离公路约一公里远的一道山梁上。一出门，就是两亩稻田。田埂厚实，弯曲。祖祖辈辈踩着这道田埂，日出而作，出落而息。

这道田埂，也是我们院坝乡邻通往外界唯一的路。二叔、三婶、幺哥，当年就是踩着泥泞，沿着这条田埂走出山外，走向上海、深圳、广州，然后又沿着这条路扛回一袋袋颠沛流离的艰辛……

我喜欢这道田埂。孩童时，我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在这条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滚铁环、比赛跑、玩游戏；我喜欢在这道田埂上眺望远方，遐想山外的世界……

我们家住在一道山梁上。山脚下，有一条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土公路，连接着鹰背场镇和万源县城。虽然弯急坡陡，坑坑洼洼，但它是家乡的经济命脉，进出山里的物资，全靠这条路承载运输。

那时，这条路上，车辆很少。以至于每每有汽车的马达声隐隐约约响起，山里的大人小孩，都喜欢争先恐后跑到村口看稀奇，直到汽车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消失在莽莽大山之中……

也许是不堪生活的重负，也许是受愚公移山的启发，当我上初中那年，在村里小学教书的父亲突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，要将家搬到山脚下的公路旁边。经过家人一年的起早摸黑，1994年春节，三间红砖瓦房在公路旁边一个小地名叫作“大板桥”的地方落成。当时，村子里仅我们一家住在公路边，也算是交通要道，仿佛住在今天“北上广”的地铁口，着实让乡亲们羡慕了一阵子。

从此，我们家出门不再受爬坡上坎之苦，乡亲们寄东寄西也很方便，我家成了村里的免费“物流中心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房子修建在了公路边，解决了父亲那辆自行车“公路人骑车，小路车骑人”的尴尬，从自行车上下“马”就可以直接推进屋，不用再花力气把它扛到山梁上的老家……

利用当地的交通优势和地理条件，我们家那时甚至还开过一个便民小商店，寒暑假我便自然成了家里的“掌柜”。由于那时乡亲们普遍贫困，“黄金路段”倒也没带来多少“黄金”，只是因为这条路，让我有机会尝试“下海”经商的苦乐，今天回想起来也算是一堂大有裨益的“生意经”启蒙课。

毗邻公路边，虽然交通出行方便了许多，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。雨天，汽车激起的泥浆喷射得满墙都是，甚至直接飞溅到屋里，满地打滑。夏天，车辆一过，更是尘土飞扬，蓬荜生“灰”……

“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”行走在这条路上，我开始追逐人生的梦想。

这条路，是我的求学之路。我从这里走出去，到百里外的河口中学念初中；我从这里走出去，到万源中学上高中；我从这里走出去，迈进梦寐以求的“象牙塔”……

我从这条路上走出去，我又从这条路上走回来。1998年8月，我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家乡鹰背初中，当上了一位人民教师。

从懵懂少年，到风华正茂的青年，我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个春夏秋冬。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回来时，家乡的路，却依然那样破烂不堪——只是路上少了些杂草，多了些车辆。

一条康庄大道的幸福路，是乡亲们内心最深情的期盼。

进入新世纪的春天，终于传来了家乡公路即将硬化的好消息。混凝土搅拌机轰轰作响，运土车来回奔波，经过两年多的艰辛鏖战，一条平坦的水泥路纵贯鹰背全境，从我老家门前穿越而过……

路在脚下延伸。我也在这条路上，孜孜以求，努力憧憬着山外的精彩世界！

1999年8月，我离开家乡，调入河口中学任教；2006年4月，我调到县城机关工作；2016年3月，我又幸运地来到州河岸边，开启新的航程……

路越来越长，我越走越远！

但是家乡的那条路，我从来不曾忘记。回乡的路上，我专程到大垭口村解码“易地扶贫搬迁”密码；回乡的路上，我带着一批批爱心人士把温暖和希望带给山里的娃娃；回乡的路上，我如今所在单位联系帮扶的蒙学堂村天麻基地正在生根发芽……

一路通，百事通。是啊，家乡的路，又何尝不是我人生的路！如今，行走在这条崭新的柏油路上，我看见，我的家乡鹰背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有无数条路正穿山越岭，通向山外，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！